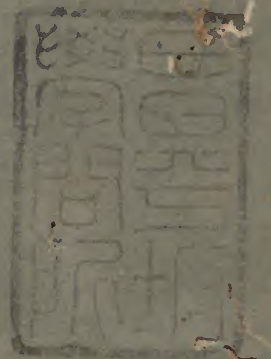


林子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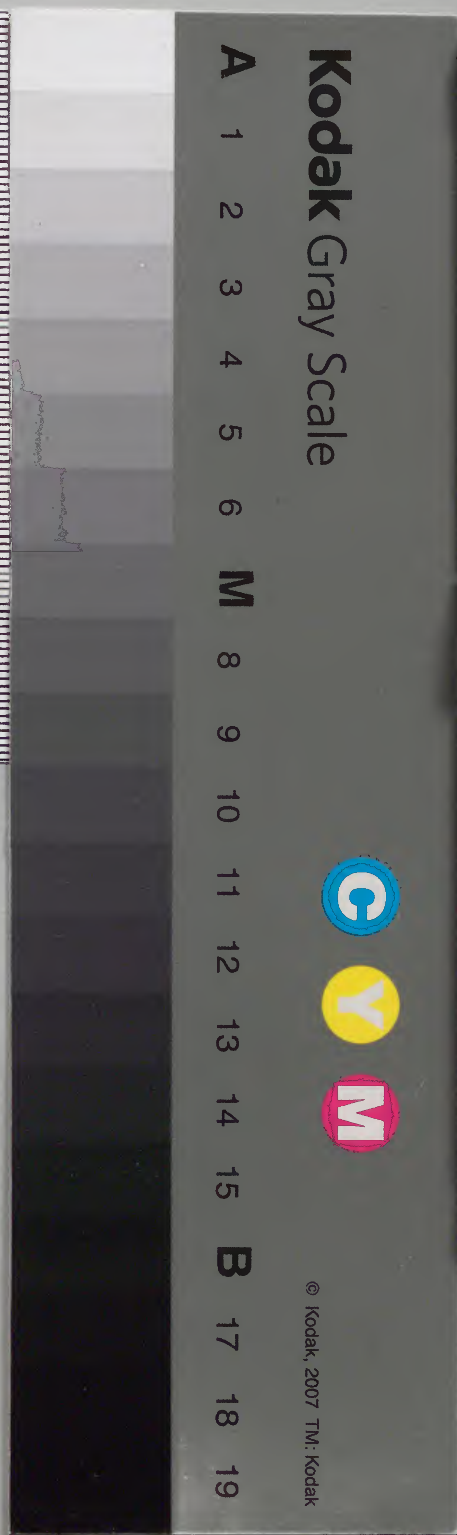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七四	九二	一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八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七四	九二	一	二
類	類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8)
函號		307 88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續卷之五 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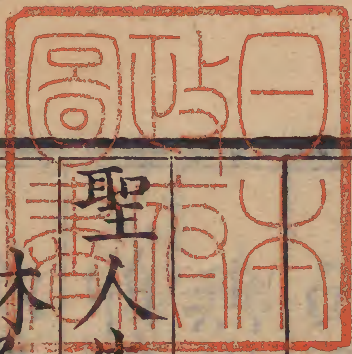
門人 游萬雋 袁希朱 重閱

林士典 鄭邦祥 校正

王臣忠命梓

聖人先得我心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子曰。聖人之心。凡入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用應酬之間。則亦有見在心者存。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續卷之五

而未始與凡人異也。又問何謂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而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謂非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

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者。則亦有同歟。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卽此神理之妙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故人孰不有此靈關也。孰不有此神理也。此固至平至常之心。但百姓日用此心。而不自知爾。夫不曰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之神之。乃所以異之耶。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

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以為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知之過。而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此見在心也。是

亦聖人之心歟。林子曰。是亦聖人之心也。本之靈。關神理自足。充此心也。而聖人固在我矣。優而游之。俟其自化。而勿忘勿助之間。真機活潑。豈不與天地之神化同其流行。鳶魚之自在。相為飛躍耶。故此見在心也。實惟作聖之要。入德之門矣。

林子曰。今自凡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凡人固與聖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不復有乍見之心矣。靈關不啓。神

理不彰而不能不與聖人異也。又自聖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聖人亦與凡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一如乍見之時矣。靈關無有乎不啓也。神理無有乎不彰也。而不能不與凡人異也。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與。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之靈之也。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靈府之義歟。林子曰。然。然豈真有所謂關。有所謂府者哉。特假名爾。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靈關靈府。其義一也。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

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克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爲人也。物惟有

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

或問忠臣孝子。一點丹心。豈其所謂神理

也。而亦從靈關出歟。林子曰。然。卽此一點丹心。乃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矣。其孟子所謂始然之火。始達之泉者乎。

有少習孔子之言。至老尚未識孔子之心者。造林子。敢問何謂孔子之心。林子曰。凡民之心也。又問何謂凡民之心。林子曰。孔子之心也。又問孔子之心。則曰。凡民之心。凡民之心。則曰。孔子之心。林子曰。亦凡民之心。亦孔子之心也。然則凡民之心。與孔

子之心。同耶。異耶。林子曰。亦同亦異。曰。敢問其所以同。林子曰。孔子之心。聖人之心也。凡民之心。聖人之心也。敢問其所以異。林子曰。孔子之心。必不凡民。凡民之心。必不孔子。

林子曰。孔子之心。非徒能通吾之心。而無有不同者。亦且能通天下人之心。而無有不同者。非徒能通天下人之心。而無有不同者。亦且能通萬古人之心。而無有不同者。

者。故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則其
言也。豈非言吾心之所未曾言者哉。孔子
之言。非徒言吾心之所未曾言者。亦且
能言天下人之心之所未曾言者。非徒能
言天下人之心之所未曾言者。亦且能言
萬古人之心之所未曾言者。吾子欲識孔
子之言。須先識孔子之心。欲識孔子之心。
須先識吾之心。以吾之心。曠然而通孔子
之心。以孔子之心。怡然而得孔子之言。豈
惟能得孔子之言。抑亦能言孔子之言。而
其所以能言孔子之言者。以吾心之有孔
子者在也。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
閩。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與。林子曰。
可。然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
之人之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
與我不殊也。心惟神明不測。故能變化無
方。今卽子生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

之心。殆亦能通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謨。能訓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廟廊。蔽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氏。空寂之句。能爛霞侶。翮道之章。若子者。亦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變化

有如此者。况以子之才。而志於聖人之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人皆有不忍之心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交於物。而為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即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林子曰。見君子而後厭然者。羞惡之心也。以無所不至之小人。而猶有羞惡之心如此。不謂心之聖人之一明驗邪。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林子曰。赤子者。無知之大人也。大人者。無所不知之赤子也。道本至足。各足焉爾矣。余

故曰。聖人之聖。非有加乎其性也。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人之赤子也。

林子曰。余嘗卽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

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邪。

是誠何心哉。

孟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

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非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非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

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齷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耶。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

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興危構怨之間。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歟。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卽此覺悟。便是良心。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故曰王猶足用爲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

林子每以人皆堯舜語諸生。或問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堯爲舜與。林子曰。古人有言曰。道不以微賤而不與。而子以爲古先聖賢。必皆士者而後能爲哉。而耕稼陶漁。版築魚鹽。更無復有堯有舜。有伊有傅。有膠鬲者流。生乎其間哉。若苟以是心至矣。藉使非堯非舜。非伊非傅。非膠鬲者流。其可卽以不能堯。不能舜。不能伊。不能傅。不

能膠鬲。而遽棄之。以阻其向善之心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豈其不有性善。而不可以爲堯爲舜。爲伊爲傅。爲膠鬲者流哉。

幾希

或問何者謂之幾希。林子曰。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又曰。盡性至命。將以順性命之理。蓋言男女媾精。而一點落於子宮者。我之幾希。我之性命也。而孔子則謂之仁。

學禮推正新編 卷之五
故有此幾希性命之仁也。則可以爲人。由是而賢而聖者此也。無此幾希性命之仁也。則不可以爲人。由是而禽而獸者此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卽此可欲之善。是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豈不以日用不知。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或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

安之於吾身之土。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旣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蓋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爾。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越。

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塞乎天地之間

林子曰。堯舜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之間矣。仲尼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之間矣。然是氣也。陰陽能使之和。六府能使之脩。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瘵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而天地雖大。亦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矣。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有不各足其願者乎。儒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長以生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長以生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

善養浩然
卷之五
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善養浩然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林子曰。若非正氣。便不浩然。若不浩然。便與天地不相似。故我之呼吸。而一身之氣。卽隨之以闔。不謂之天上之晝夜日月乎。天上之日月。既能於天之下。而無所不照。則吾身之呼吸。自能於天之上。而無所不通。凡夫生生化化。如野花啼鳥之並育於天地間者。亦皆自在於我呼吸春風之中矣。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

也。人之形。外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皆吾之氣也。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又在內。而氣。又在外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

林子曰。天地萬物。皆吾一氣。故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者。一氣之充塞無間也。然陽氣在天之上。寄之者日也。在天之下。寄之者人也。夫時值純

陰。猶歲之十月也。但陽不終剥。地雷自復。如碩大之果。必有生生之理者。消長之氣。機。天地之自然也。而其所以扶天地之陽。以抑其陰者。實惟在人之身。爾。苟吾身之氣。既六陽而乾。則天地之氣。斯一陽而復矣。從此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皆自吾養成之氣。以擴充之。非有他也。或問人。皆可以爲孔子。孟與林子曰。孟子道

性善。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旣皆可
以爲堯舜矣。而獨不可以爲孔孟乎。又問
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
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善養吾浩然
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在
焉。此其所以道通於有形之外。而氣塞乎
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
善養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持志

兆誥問養氣。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
善養其氣也。又問何謂持志。林子曰。求其
放心而已矣。然則康節所謂心要放也。非
歟。林子曰。孟子之放心者。心放於聲色之
內。所謂蔽物而交物也。康節之心要放者。
心放於聲色之外。所謂活潑而廣大也。
林子曰。心不存。則氣質之性不除。心不放。
則天地之性不見。
或問程子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若欲致

其虛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致虛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致虛也。夫致虛固不在於靜坐矣。至於存其心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存心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存心也。如此。則靜坐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但其心也。操之且難得而存矣。况靜坐也可得而存乎。夫心且不可以靜坐而存矣。况於虛也。又可以靜坐而致乎。故心存則靜。靜久則安。然而靜也。而未必其能安之不可也。

求放心

時有儒流胡姓者。自以爲能知心學之大。林子曰。何以事心。而事心之法。子其知之乎。胡姓者曰。事心豈有法耶。林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事心之法。

也。何以謂之放心。何以求之。胡姓者曰。卽此便是心學。而又焉用法爲耶。林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而其所以求鷄犬者。豈無其法耶。胡姓者曰。事心之大。姑且未論。而其所以求鷄犬者。豈有其法乎。林子曰。夫求鷄犬之法。孰不能知之。特以其瑣細鄙事。而吾子弗之察爾。故犬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慎其出入之門乎。鷄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處以棲息之地乎。若吾心

之難馭也。蓋有甚於鷄犬之放逸矣。操之而存。舍之而亡。而出入之門。棲息之地。真有不可不知也。於是胡姓者遂問所以求放心之法。而林子乃以腔子裡之真去處者以語之。

或問腔子裡。林子曰。此所謂腔子裡者。豈佛之所謂肉團心者哉。乃我之真去處。易所謂殊塗而同歸者。同歸此也。百慮而一致者。一致此也。又問真去處。林子曰。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以此真心退而藏之於我之真去處也。故真去處也者。乃我之真腔子裡也。若以肉團之心。而爲我之腔子裡。殆非退藏於密之真實義也。

中道中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何者。謂之中行。而又謂之中道。林子曰。中道也者。中之道也。中行也者。以其能持心法。以行此中道者。中行也。

中道而立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脩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

焉。萬物由此而生焉。

或問道無爲也。而子每曰立極者。何也。不
幾於執着之者乎。林子曰。夫天且有其極
矣。而天亦執着與。譬之樹藝。然根既固矣。
更復何爲。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有不
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
得而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
也。極既立矣。更有何事。由此而賢而聖而
天。而自有不能已之真機存焉。固無俟於

執着。而亦惡得而執着之。故樹藝在於固
根。而爲學本乎立極。

林子曰。磨之利於人也。以其樞也。若磨之
失其樞也。則亦無所用於磨矣。磨無所用。
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利於人也。以其
舵也。若舟之失其舵也。則亦無所用於舟
矣。舟無所用。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
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
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人也可乎哉。

盡心知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或問何以盡之。林子曰。盡有二義。若云此心是所謂思慮之心也。思慮之心。乃所以迷乎其性也。若或不能盡去此思慮之心。而得其虛靈之本體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故必思慮之心既盡。而後真性之機自見矣。感而常寂。本體昭然。若云此心是所謂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天無不覆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大地。無不載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廣。若或不能盡此心之分量。而若是其大且廣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蓋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心之無所不統者。乃性之無所不包也。

踐形養氣

林子曰。吾之形氣。天地也。故踐形養氣。可以位乎天地。吾之形氣。萬物也。故踐形養

氣可以育乎萬物。

擴充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誠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擴而充之也。知所以脩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擴而充之也。知所以盡己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擴而充之也。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斡旋乎天地。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晝以存。旦晝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惟在乎察識而擴

克之爾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日未與物接之時之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克之爾。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寂然感通之機在我矣。或曰。天下何思何慮。豈非中庸所謂不思不勉。而聖人之地位。此其最高者。吾子每曰。卽此擴而克之而已矣者何也。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本如是也。非惟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而常人之心之本體亦本如是也。蓋何思何慮之本體。至虛而已矣。所謂心兮本虛。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昔者詩人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曰。

四書精義
卷之五

十四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文王孔子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孩提之童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文王孔子之所以聰明睿知。神聖文武者。亦惟在於孩提之童。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擴而充之矣。

孟子曰。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充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觶觶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耶。林子曰。齊王不忍觶觶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爲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

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充之。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為善之功。不可不知也。

操存舍亡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而曰萬幾

者何也。林子曰。周子所謂幾善惡者。幾也。倏忽而善。倏忽而惡。一日二日之間。且至萬馬。邵康節曰。寧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皆指此心之生滅者言之。又問天工人代之旨。林子曰。天子之事。皆天之事也。天無心也。而安有幾。而安有幾之善惡。而倏忽而善。而倏忽而惡。便是有心。而與天不相似矣。豈曰能代天事。然而曰無教逸欲有邦者何也。林子曰。夫幾則有善

惡矣。而况以逸欲之心處之乎。善不勝惡。而有邦之衆。則皆效而尤之。不謂之我有以教之。而何故。曰無教逸欲有邦。此唐虞之所以兢兢業業。有天下而不與也。或問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者。操以存之也。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其所由來也。以寔用其力焉。則爲學之功。不旣踈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所謂舍之而亡耶。故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夫旣敬矣。夫旣操而存之矣。則又安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耶。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七旬來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爲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爲治之大端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大抵不可以身為輕亦不可以身為重苟
視之為輕則凡不肖之行以憂其身者何
不為也苟視之為重則凡避害之事以苟
其生者何不為也所謂輕其身者雞犬則
知求之放心則不知求桐梓則知養之吾
身則不知養也所謂重其身者宮室之美
以安其身也妻妾之奉以厚其身也然則
如何而後可亦惟忘情於生死之際慎擇
於常變之間爾

道二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蓋道者行
道之道即路是也故堯舜之所由者仁路
也幽厲之所由者不仁之路也欲知堯舜
幽厲之分者無他直所從由之路仁不仁
之間爾

動心忍性

林子曰金不煉其能精乎玉不琢其能器
乎木不繩其能正乎不困心不衡慮其能

作乎。不徵色。不發聲。其能喻乎。不動心。不
忍性。其能當天下之大任乎。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
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脩道則非也。林
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脩道歟。林子
曰。譬之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
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林生未達。
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
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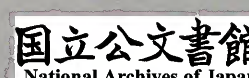
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
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
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
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
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
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性。而成其
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乎。道書
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釋書
曰。雖不出家。於道亦得。又曰。喧鬧繁擾。何

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笥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無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生於憂患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姜里。其能文王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此皆以聖人之金。試之以蒙難之烈火矣。豈復有渣滓之未化。而有待於煉耶。無所待於煉。而復煉之。不謂之聖人之金。已精而益精。而盛德至善。難乎其為繼者。殆為是爾。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北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



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為炳煥。相為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帝老子孔子釋迦相為存亡。相為始終。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

要訣也。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况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柰何憑假身以求長生。程伊川嘗有言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林子曰。夫道家之所謂白日飛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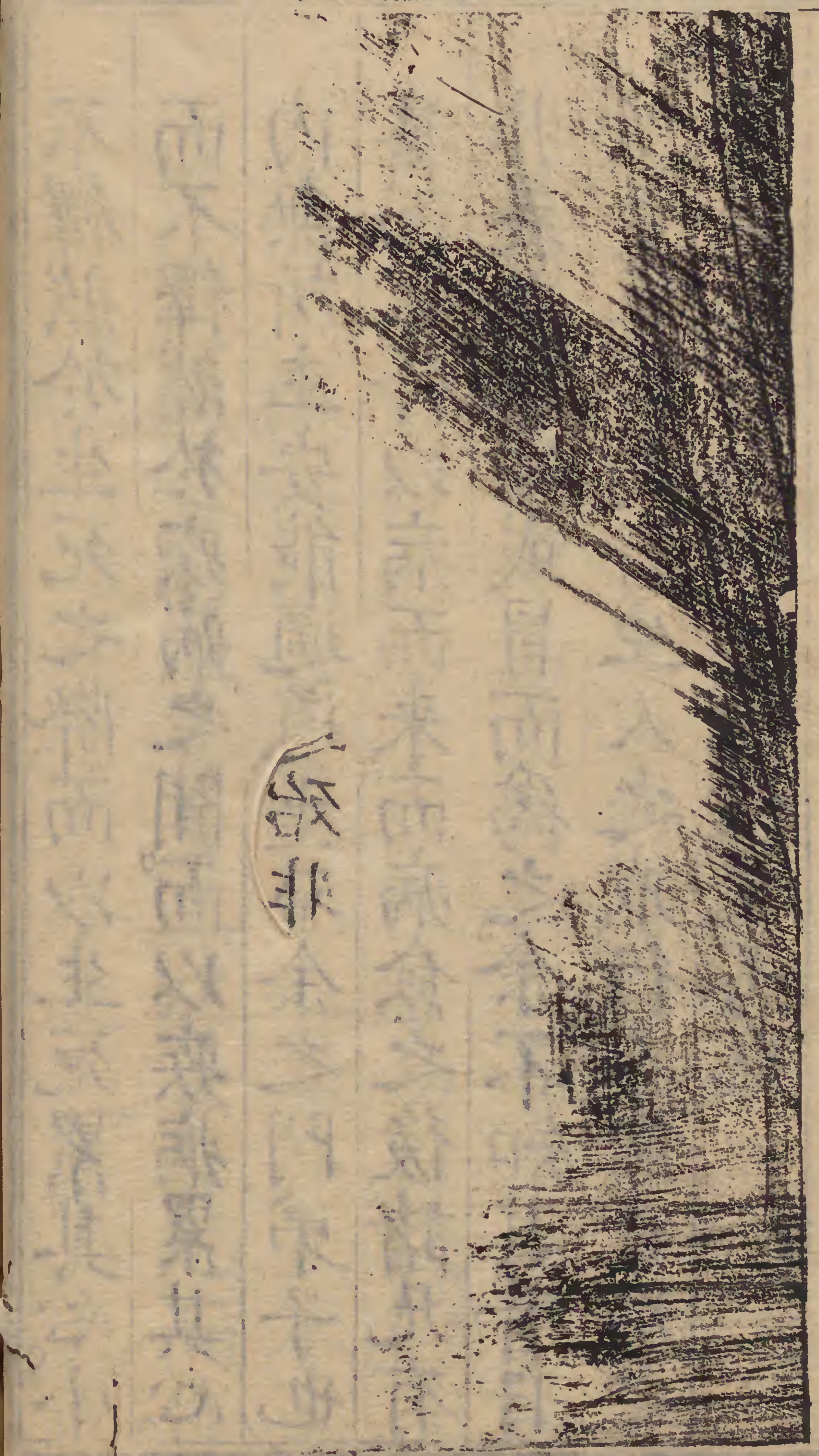
者。是乃唐堯神氣歸天之實義也。且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求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

歿壽不貳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何謂也。固有。不待生而存。而自有不死者在焉。然此自。其既聞道者言之。而初學之士。亦惟從生。死關頭不貳心始。中庸曰。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又曰。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命之懸於天也。不可。得而易焉。而貳之者。惑也。故余之所謂去。病者。蓋以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也。而。身斯不病矣。余之所謂作聖者。蓋以去其。

所以穢我清明之躬也。而心斯不病矣。然去病之與作聖。非有二道也。余每以體胖生色之餘緒。以少試之。貧且病者。而豈有他哉。蓋欲知余之學。內有所主。庶幾得以倡明。羲黃堯舜湯文周孔之道於天下。萬世也。豈曰去病云乎哉。故居易行法。脩身以俟。不惟不貳心於生死之際。亦且不貳心於疾病之間。以善吾生。以善吾死。而作聖之功。夕死之可。亦不外是矣。若夫大而

不釋然於生死之際。而以生死累其心。小而釋然於疾病之間。而以疾病累其心。內無所主。安能適道。殆非余之門弟子也。甚而至於以病而來。而病愈之後。諸凡有非義之事。亦或冒而爲之。余不知其昔日所焚三啓。是皆生人之戒行。人倫日用之常經也。乃今尚能記憶之否也。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續卷之六

門人

王陳

興標重閱

張志榮校正

林守檀張德敷命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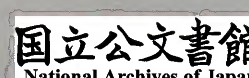
君子所性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何謂也。或曰。性中有仁有義。有禮有智者。根之也。然性兮本虛。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則又根在何處。或曰。性中不有仁不有義。不有禮不

有智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則又從何而見然而無仁而有仁無義而有義無禮而有禮無智而有智而其機之萌者本乎性也故曰君子所性然性本空也真空不空而仁義禮智乃其所性而有也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此言心乃孔氏所謂中心之心也夫仁義禮智既根於心矣而生色粹面乃其誠中形外而為根心之徵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孟子之言豈欺我哉子獨不見心愧而面即赤心恐而面即青乎而根心粹面子又何疑焉

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曰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之益背易之良背也其曰四體不言而喻者豈其有以命之而動作施為之際固有不可得而知者亦不謂之誠中形外



而爲盜背之微哉。然盜有盛之之義。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退而後之者背也。盜而藏之於背。抑非密歟。故人之始生也。因地一聲。而一點真陽落乎其後者。則生生不息之仁存焉。此孟子盜背之大旨。聖賢傳心之要法也。

合而言之者道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黃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借假而修其真耶。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

仁義

或曰。孔子專言仁。而孟子則兼言仁義。林子曰。孔子曷嘗不言義。而散見之魯論。可考已。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是孔子亦兼言仁義矣。但孔子之所常言者。仁也。而孟子之所常言者。仁與義也。

孟子精義卷之六
三
林子曰。親親也。仁民也。愛物也。孟子之所
謂仁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豈
非孟子之所謂仁之義耶。

楊墨

林子曰。楊墨之道。仁義之害也。彼其始也。
豈不知仁義之爲美也。學術之不明。察理
之不精。遂至於爲我而害義。兼愛而害仁
也。君子當知其意見之偏。而非用心之不
正也。吾人講學。其可任其意見之偏。而至
於不仁不義之歸也哉。

告子不動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
心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
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
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若
告子者。豈知圓融之真機。活潑之妙用哉。
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自得

林子曰。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則樂矣。余因以快活爲號者。欲其自得而樂之也。故君子之所樂者。內而足於己也。小人之所樂者。外而藉乎人也。足於己者。已得而有之。已得而樂之也。藉乎人者。已不得而有之。已不得而樂之也。是何也。蓋君子以樂爲樂。而小人則以苦爲樂也。惟其以苦爲樂。故其役於利也。孳孳焉。以利爲事。覬乎名也。急急焉。以名爲重。日夕展轉

於懷。交戰於心。固有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之。豈所謂自得而樂之之道邪。宋之周茂叔。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蓋樂得其處。則其所樂者內。而自得矣。所樂者內。則內有真樂。而無待於外也。自得而樂。則自足於己。而無待於人也。故可貴可賤。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若於貴者利者生者。而樂之。於賤者害者死者而不樂之。非余之所謂快活也。貴賤得而齊之。不能不易

四書精義 卷之六
五
慮於利害。利害得而一之。不能不貳志於死生。非余之所謂快活也。余之所謂快活者。不在人而在己。不在外而在內。不知所謂貴賤。不知所謂利害。亦不知所謂死生。所謂自得之也。三弟懋協。知余之所以快活者。惟在於自得。遂以自得名齋。其亦知真樂之道。可謂有志之士矣。

豪傑之士

黃生曰。釋老之所言者。豈非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曰命曰仁。不可使知之道乎。林子曰。然。夫不可使知之道。而釋老能使人知之乎。林子曰。否。不可使知之道。不能使人知之。而釋老必欲言之者何也。林子曰。亦以待夫豪傑之士爾。曰。何以謂之豪傑之士也。林子曰。不世出之人。而數百年或一遇焉。夫不世出之人。而數百年始得一遇矣。卽釋老言之。亦奚益哉。林子曰。古人有言曰。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而豪傑之

四書精義 卷之六
士。所謂見知聞知者其人也。數百年之間。而有豪傑之士者出焉。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而斯道得以大明於世。是雖不可使知之。凡民亦有所待興起而使由之。爾仲尼賢於堯舜。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爲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爲萬世而生者。仲尼也。故堯舜之達也。奉天以爲天下矣。仲尼之窮也。奉天以爲萬世矣。

秋陽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旣剥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之內者。其大壯歟。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夬歟。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或問仲尼之所謂仁。道家之所謂丹與。林

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樂以天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其弟。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天下之民。而無間乎。皆所以明人倫也。

邵堯夫曰。三代之世治。未始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始不亂人倫之爲道也。余今亦曰。天地氣運之隆。未始不隆。

人倫之爲道也。天地氣運之替。未始不替。人倫之爲道也。由是觀之。人倫之大。而古今莫之能損益者。以氣運隆替之機。國家治亂之本。繫之矣。然則二氏之淪三綱也。可勿正乎。

父母之心

或問道釋之。必欲昏之者。何歟。林子曰。兆恩一布衣耳。安能群道釋而必欲昏之也。孔子之於亂臣賊子也。孟子之於楊朱墨

翟也。則亦徒托之空言已爾。而况兆恩之庸庸者乎。今試以一家言之。男也。悉而室之。女也。悉而家之。夫夫婦婦。生齒日繁。此一家之和氣。父母之心也。設或男也。而不有以室之。女也。而不有以家之。求其無愁苦悲怨之聲。亦已難矣。又安望其有所謂和氣能致祥邪。昔者宋太祖以霖雨放宮人者。積陰之極也。由此推之。則凡天地間有爲陽之亢。而陰之極者。其有不傷天地

四庫全書
卷之六
九
之和者哉。

林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地之心。必不忍其人之爲僧爲道也。明矣。聖人以好生爲德。則聖人之心。必不忍其民之爲僧爲道也。明矣。父母孰不愛其子也。則父母之心。必不忍其子之爲僧爲道也。明矣。人孰不愛其身也。則人之心。必不忍其身之爲僧爲道也。明矣。而其所以必爲僧必爲道者。亦嘗考其故而不得焉。豈命耶。

君子未嘗不欲仕

羅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林子曰。仕以行其道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仕道之有益於人國也。若道不有諸已。而以仕爲通者。何歟。冉求之仕魯。孰與顏子陋巷樂道之爲高。子貢之結駟。孰與原憲蓬戶自守之爲貴。故開也不仕。孔子說之。費宰之使。孔子賊之。今之教人者。率以科舉不足以累人。雖

四書傳義疏 卷之六
未嘗一日講明乎道。而速使之仕。是以美
錦而令其學製也。不亦惑乎。嗚呼。出處之
義不明於世久矣。非有孔孟之道德。而欲
歷聘諸國焉。亦論語所云患得也歟。然則
科舉不足以累人。而人自累科舉也。斯言
非歟。林子曰。有其道。則科舉不足以累人。
無其道。則人自累科舉矣。

窮達

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
於萬世。故內重而外輕者。窮達在心不在
身。繼往而開來者。窮達在遠不在近。

林子曰。達不在廟廊。達而爲一身一家謀
者。是亦廟廊之窮也。窮不在山林。窮而爲
天下萬世慮者。是亦山林之達也。

林子曰。達而天下有一夫之不得其所焉。
則無以成其功。窮而萬世有一人之不明
厥學焉。則無以成其德。窮達雖殊。而成已
成物之道則一也。

四庫全書
卷之六
十一
林子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爲天下君者。是皆達之達也。孔釋老師萬世而爲萬世師者。是皆窮之達也。

或問林子嘗謂仲尼不窮矣。豈非以其道而達於萬世之遠邪。林子曰。若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不得位矣。而謂之達不可也。若不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雖不得位。而謂之窮不可也。故三皇以其皇而皇於三皇之世。而仲尼則以其道而道於萬世之

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皇之所以爲皇。而仲尼之道不窮矣。五帝以其帝而帝於五帝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德而德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帝之所以爲帝。而仲尼之德不窮矣。三王以其王而王於三王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功而功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王之所以爲王。而仲尼之功不窮矣。

願學孔子

四庫全書

卷之六

十一

世之學孔孟者。徒誦孔孟之言已爾。然而誦孔孟之言。當先行孔孟之行。若徒誦孔孟之言。而不先行孔孟之行。則未有能孔孟者也。分庭爲禮。召不往見。此乃進禮退義。孔孟之行者然也。而來書乃曰。必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則人必以我爲傲者何與。夫孔孟垂訓萬世。必不以傲之一字教人也。明矣。且兄之所謂傲者。豈丹朱之傲耶。象之傲耶。區區之所未能解也。夫丹朱

與象之傲。誠不可爲矣。若孔孟者。不徇人以爲同。而以道自重。似有類於傲也。故兄亦以傲言之。與區區則日夜孳孳。惟恐不能一徹孔孟之傲之藩籬。以爲憂也。

來翰以召不往見。分庭爲禮。雖曰孔孟之家風也。自孔孟以來。鮮有能舉而行之者。而子乃今欲舉而行之。吾懼其不免也。區區亦自知其不能免矣。然而必爲之者。蓋以道自重。而以身爲輕者也。今試與兄論

之。直道事人。其與曲學阿世相去何如耶。上下無交。其與一鄉原人相去何如耶。區區雖愚。而䟽天誓志。亦已多年矣。故寧以直道事人而死。毋寧以曲學阿世而生。寧以上下無交而死。毋寧以一鄉原人而生。然生死之大。有數存焉。縱至身死。而一點炯炯不昧之靈光。異將與孔孟相輝映於宇宙間。而不磨滅者。此則區區之至願。而誓天以必爲也。

覽來諭。豈非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可行於時與。夫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利於時也。則可。若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可行於時也。則不可。我惟能信而行之。卽區區雖狂。亦可。以爲孔孟也。其曰利與否。區區委不能知之矣。要之聖賢之心。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若孔孟之是非。旣已審矣。豈其以利害而稍動其心耶。而學孔孟者。亦只論利害。殆非所以善學孔孟也。然區區復有言焉。血

肉之軀。雖曰有利有害。而吾心之孔孟。其有利有害乎。夫吾心之孔孟。既曰無利無害矣。吾將行吾之志。以善事吾心之孔孟。可也。則亦何必曲學阿世。而爲此血肉之軀謀耶。

兄以爲孔孟遠矣。無復有孔孟者矣。無復有浩然之氣如孔孟者矣。殊不知浩然之氣。本至大也。本至剛也。我與孔孟本無異也。直養無害。配義與道。而塞乎天地之間。

是亦孔孟也已矣。若夫曲學之士。必好名也。而末有不阿世以規名。曲學之士。必好利也。而末有不阿世以規利。規名規利。必不浩然。而分庭爲禮。召不往見。殆非規名。規利之所能爲也。區區亦惟先求吾性之善之孔孟爾。善養浩然。而浩然之氣。有不塞於天地之間邪。此孔孟之道。所以卓絕千古。而隱處之士之所願學也。或謂林子山人矣。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

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爲也哉。殊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爲一身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我一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爲幸。謂之能仁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邪。而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而轍迹徧於天下者。蓋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人分內事也。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辱末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幸毋以丈人荷蕢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息而愛我也。

或問林子每投刺於當道曰山人。而所謂山人者。豈非山中人邪。林子曰。余之所謂山人者。豈巢許者流之所謂山人邪。世不我用。不得不退而處之者。山人也。余之所謂山人者。卽古之所謂士也。義不往見。乃

士之禮而士也者。秉禮之嚴。守義之篤。若在深山之中。不可得而致焉者。故名之曰山人。豈其僻於山也。穴而處之。然後謂之山人哉。故山人也者。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山。以爲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余於是而知山人山矣。達爲天下窮爲萬世。而其心則未嘗有一日而或忘也。南山捷徑。斯固不足論矣。而遯世以自高潔。則又非余之所謂山人也。易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故君子得其時而出。則謂之廟廊。不得其時而處。則謂之山林。夫旣山林矣。謂非山人而何。昔者周公復政。厥辟。而曰。茲予其明農。豈其真有在於畝畝之中。以明農者歟。若近世之仕也。致其臣而歸。而曰。林下者。豈其真有在於山林之下。以栖趾者歟。而山人之所以名爲山人者。亦猶是也。如曰。入山之深。而謂之山人者。則深山之野人。亦可謂之山人乎。深山

野人可以爲山人。則山人之名亦奚足貴哉。至於孔孟雖聖賢矣。而無其位焉。是亦士也。是亦山人也。孔孟山人矣。而其心則在乎天下萬世。蓋天下萬世之人。則皆吾人也。老吾老。以及天下萬世之老。而安之。少吾少。以及天下萬世之少。而懷之。斯其爲孔孟之山人也大矣。然義不往見。孔孟山人自守之家風也。迫斯可見。孔孟山人禮義之中正也。夫孔孟者。豈世之是非毀

譽足以動其心哉。栖栖皇皇。歷聘侯國。上能得其君而事之。則可以行其道於天下。此孔孟山人之志也。次能得其人而教之。則亦可以明其道於萬世。此孔孟山人之所不得已也。且古之歷聘。卽今之科舉。皆時王之制之所當遵也。若余旣棄去舉子業矣。而栖栖皇皇。則非其時也。違義往見。亦將何爲哉。是徒取羞於天下萬世。而爲孔孟之罪人爾。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三樂也。以繼往聖，以開來學，余竊有志焉。而愧非其人矣。若也入山之深，是乃遯世離群者之所爲也。而謂孔孟爲之乎？不義往見，是乃曲學阿世者之所爲也。而謂孔孟爲之乎？余願學孔子者也。豈敢違義，至舍所學以徇人哉？至於泰山巖巖，分庭抗禮，而子則曰：有傷於峻，似不可行於時者，豈其然哉？然而山人則固不可無此氣象。

矣。無此氣象，謂之山人可乎？况曰：天下萬世之山人乎？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則塞乎天地之間者，此乃天下萬世山人之氣象也。孰得而淫之，孰得而移之，孰得而屈之，不謂之大丈夫而何？余今行年六十有二，而倡明歸儒宗孔之教。嘉靖歲辛亥，距今萬曆歲戊寅，二十有八年矣。氣力旣疲，志慮又衰，豈復能周旋人世，而爲人之所是非毀譽者哉？其曰孔子

之儒之是。後世之儒之非。載之拙集中。自有能辯之者。

嘉靖辛亥。林子以三教宗孔。倡教於南海之濱。最初黃生州介贄受業。黃生州得聞天下萬世山人之說。而問於林子曰。山人山爾。而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何義也。林子曰。山而山之者。山人也。灰滅其心。木槁其形。斯固不足論矣。若余所謂天下萬世而山之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無方無所。

無窮無達。而其事功之顯諸用也。又且能及於天下萬世之遠矣。夫山人。仁者也。樂山而以山名焉。今先以其山言之。山也者。山也。豈其一卷石之多。而於世顧無所用邪。草木禽獸。寶藏興焉。况山人也者。人。也。豈其遊於方之外。而於山反有所不逮耶。以繼往聖。以開來學。此其事功當不在舜禹之下。稽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論語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其心山。

矣。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舜禹之業之大也。仲尼之不憂不惑不懼。固其心山矣。而春秋之作也。殆將以天下萬世而虞夏之者。仲尼之業之大也。然余每於舜禹而論其心焉者。何歟。以其居帝王之尊。而魏巍不與之爲難也。又每於仲尼而考其業焉者。何歟。以其守匹夫之分。而志在春秋之爲貴也。豈仲尼之業。賢於舜禹。而舜禹之心。異於仲尼哉。余故曰。天下萬世之山

人者。舜禹仲尼是也。而舜禹仲尼之學。有體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心而無其業。卽非天下萬世山人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業而無其心。卽非天下萬世山人有體之學也。惟體惟用。乃同一原。而心而業。更無二致。窮而窮之。而亦不可得而窮之者。達而達之。而亦不可得而達之者。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窮之而爲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可以地平。可以天成。達之而爲天下

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孰謂山人也者。無所利賴於天下萬世。而可以有方有所而名言之耶。黃生曰。若古所稱隱吏者。固非其大矣。豈不以吏為山。輕於去就。而其心山邪。林子曰。然。乃請林子紀之。以徧叩諸山人。俾知天下萬世。山人事功之大。即不能為舜為禹為仲尼。亦庶幾乎隨其所值。而不置其身於無所用也。或居城市。或在廟廊。抑亦可以為山人矣。

大丈夫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圍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

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御者且羞

召不往見。分庭爲禮。孔孟之公案也。區區豈敢舍孔孟之公案以徇時耶。孟子曰。皆

古之制也。違古之制。以媚今之人。區區不能爲之矣。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若請辭。雖峻區區。猶有取焉。而強而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爾。要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露才揚已。則亦無足怪矣。

儲子得之平陸

子以儲子旣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交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之見也。

則亦不能無惑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
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
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
彼既以道而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
受耶。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既不以禮
而來矣。而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耶。要之
古聖賢之所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
夫五十鎰七十鎰百鎰。蓋自孔孟視之。特
一芥爾。而况於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
受。不可受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
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
能違。莫之能越也。

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免有巖巖氣象。
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
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
正耶。

之景丑氏宿

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

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病少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白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枉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即齊之民。設若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柰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

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伯夷叔齊。寧清而仁而死。毋寧不清不仁而苟生也。龍逢比干。寧忠而仁而死。毋寧不忠不仁而苟生也。至於虞人。特一賤獵夫耳。招之以旌。而猶然不之往者。豈非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與。載之七篇。而萬世而下。孰不想見其丰采。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林子曰。三代以上。人惟以道自重。而人君亦以道爲尊。故箕子之不死。以洪範之未陳也。武王齋受丹書。而師尚父且不吐面。三代以下。此意微矣。
學焉後臣

林子曰。先師後臣。思孟之出處一也。不如是。則道不尊。五季燕主守光。謁趙州稔禪師而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對曰。若在人。人王尊。若在法。法王尊。傳所稱隨在致隆者。非邪。

自任之重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革夏正。終則放太甲以定商邦。蓋達於立君爲民之微。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故天下之大。有一

夫而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伊尹耻之。而萬世之遠。有一人而不與聞仲尼之儒者。余竊憂之。

吾爲此懼

林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莫大於三綱。故均是人也。人皆有君臣。人皆有父子。人皆有夫婦。而道釋者流。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是道釋者流。獨非人乎。道釋者流。亦人也。而獨無君臣。獨無父子。

獨無夫婦者。何也。豈天既生其人。而固薄之耶。抑亦其人無分於斯道之常也。蓋由於好奇。索怪之士。不識寂滅清淨之旨。而妄倡爲寂滅清淨之說。於是矚瞶之徒。遂從而信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謂寂滅清淨之教。乃在於此者。惑之甚也。又有一等之徒。求其寂滅清淨之旨。而不得。乃從而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爲寂滅清淨之教。亦不

過如此。此三綱之所由以滅絕。而人道不幾於廢乎。

林子曰。余歷觀天下。人而士焉。人而農焉。人而工焉。人而商焉。而道釋者流。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何也。豈黃帝老子釋迦之教。固有在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歟。抑其寂滅清淨之旨。亦非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之所能學也。蓋由於遊閒之侶。而樂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遂妄倡為寂滅清淨之說。有不在於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此民之所以無常業。而道釋者流之所以充斥於天下也。

林子曰。仰事父母。俯畜妻子。常道也。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者。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常道常業。而後可了心身性命之學。則是學也。是率天下後世以壞常道常業之首禍也。而二氏者。流飄然遠舉。而自以為高且潔也。何與。

或者以子之信黃帝老子釋迦也。而必三網之。必四業之者。何與。豈信其人也。而顧反其教耶。林子曰。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從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不有常道。不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反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余卽其教之可信也。而信之。奚必黃帝老子釋迦之是信耶。今余之所以信黃帝老子釋迦者。以黃帝

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常業而足信也。或曰。三網之常道。四民之常業。旣諄諄言之矣。其如天下之人之不吾信也。何哉。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之。吾信也。而三網之。而四業之。乃余之所深願而不可得也。使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也。而不三網。而不四業。亦豈余之所欲哉。乃余之不得已也。余之言諄諄矣。似若可信於天下者。然余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也。余雖不敢必天下

之人之余信也。而敢於必天下之人之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安能於余之言而不余信也。然余之言。非苟焉而已也。是雖仲尼復起。必信余言矣。仲尼復起。必信余言。則夫天下之人。豈能外其三綱外其四業。而不余信。以信仲尼之所信耶。

予不得已也

或問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楊墨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况余心性之說。質之黃帝老子。釋迦孔子。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之是狗邪。或者以爲既稱儒者之道。而復舉道釋之書者。何也。林子曰。此無位之士之所以明其道於世之難也。蓋無位之士。弗尊弗信。

始而以儒者之道。巽言而化導之。既而道
釋者流之不吾信。不吾從也。然後復以道
釋之書。巽言以印證之。庶幾言之者易信。
而聽之者易從也。至於弗之信。弗之從。則
亦無如之何矣。此無位之士所以明其道
於世之難也。若夫有位之人。亦惟申之話
言以詔告之。爾。故於其不有君臣也。直義
之而已矣。於其不有父子也。直仁之而已
矣。於其不有夫婦也。直別之而已矣。於其

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直常業之而已矣。
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其有不信
而從之者乎。卽有不信而從之者。則政以
正之。刑以驅之。其誰不遷善遠罪。敢有自
取於不義不仁不別。外其常業。而爲不道
化外之民耶。夫有位之人。行其道於時。則
如此其易。無位之士。明其道於世。又如此
其難。此余之所以不得辭好辯之名。又且
諄諄言之而不置也。

或問古先聖賢多所論著。今以愚之鄙見言之。惟定千古之是。以爲世法。斯亦足矣。又奚必正人之非。是而深詆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者。而况彼之學。且旣信於人哉。林子未之荅。乃先詰之曰。如子所言。豈不以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是鄉原之謹厚。旣信乎其鄉矣。而孔子則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不謂之似有傷於

忠厚之意歟。今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是楊墨之仁義。旣信乎天下矣。而孟子則曰。是無父也。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告子之不動心也。子莫之執中也。想當其時。人亦信之。而孟子一則曰。未嘗知義。一則曰。猶執一而賊道也。亦不可不謂之峻且嚴矣。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抑豈知聖賢乃爲道而生。而其所以見之。言語文字

者無非爲斯道計。而惟恐其言之信於人。足以亂德也。故其言之未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猶之可也。若其言之既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惡乎可哉。余於是而知撥亂而反之正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天下也。反經而明其是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萬世也。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名

陳子填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余則以爲三代以上之士。亦惟恐其不好名也。使桀紂而好堯舜之名焉。必不爲桀紂。使飛廉惡來而好臯夔之名焉。必不爲飛廉惡來。

自反

林子曰。人以我爲好名也。嫉之。是好不好名之名。是亦好名也。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其志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詬訛之來。乃吾脩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况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已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

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其將執德之必弘。信道之必篤。不受變於俗。而任其非之乎。抑將用意之未誠。立志之不堅。欲和同於俗。而求免於非之乎。我苟非也。雖天下是之。而我自以爲非。我苟是也。雖天下非之。而我亦以爲是。鄭榮又問曰。我之所是。而人非之。而人之所非。而我亦非之。如何。林子曰。人之非。非也。而我非之者。亦非也。人之非我。

非也。而我非人之非我者，亦非也。

文辭意志

林子曰：何者謂之辭？辭也者，辭也。達其意而命以辭者，辭也。何者謂之文？文也者，文也。脩其辭而飾以文者，文也。故作者之飾以文矣，而有乖乎草創之初焉，不可也。作者之達其意矣，而有戾乎念慮之微焉，不可也。故北山之詩，怨矣。其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怨之深也。而詩人之志，有不從可知乎。雲漢之詩，憂矣。其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憂之至也。而詩人之志，又不從可知乎。

林子曰：意也者，志也。志也者，意也。志與意一也。亦無人我，亦無古今。說者設以其身焉處之，則說者之意，作者之意，有不相為感通者哉。固有人我不得而二之，古今不得而違之者。然而命乎辭者，意也。意則本

乎志矣。故志在於思歸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怨乎。志在於爲民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憂乎。

林子曰。逆也者。逆也。度之之義也。以意逆志。以心度心也。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林子曰。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下章又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百姓亦惟若崩厥角而已。何爲前徒

而倒戈也。况革車特三百兩。而虎賁特三千人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既失真。而又以己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弊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中之所註釋者。又多失

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况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武成。惟取二三策而已。又况註釋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儒者之道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

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出焉。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蓋三教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來。爾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夫焉有心性既明。而註脚反有所不達耶。孔子之道不著。

或問孔氏之儒。豈不較然著明於世耶。林子曰。孔氏之教。雖云顯矣。而孔氏之道。猶有所未明。若所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

乃孔氏之教。德之見於行也。世之儒者。則以爲孔氏之道。專在於是。此孔氏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四書標摘正義續跋

四書標摘正義續。既命之梓人。已竣事矣。不自揣分。僭跋諸後。章每竊聆先生緒論。無非孔曾思孟之書之本旨矣。夫豈曰孔門心法。而釋氏之寂定也。老氏之清靜也。不於二正義中可槩見其微乎。但此道不明於世久矣。分心與事而爲二者。比比皆是也。而釋氏則以爲不園坐。則不可以爲釋。道氏則以爲不山棲。則不可以爲道。至

於儒氏則以爲我儒也。三綱五常已爾。士農工商已爾。又安有所謂心法以事其心也哉。縱或有事心之法矣。而我士也。業舉且有所不暇焉。而况能兼之以道乎。我仕也。蒞官且有所不暇焉。而况能兼之以道乎。若夫農也。工也。商也。尚不能使之知矣。卽有能知者。夫誰得而行之。如此所見。則是道也。抑亦不可爲與。殊不知天地之道。易簡焉。盡之矣。聖人之道。易簡焉。盡之矣。

如不欲知之則已。苟欲知之。而知之非難也。如不欲行之則已。苟欲行之。而行之非難也。大抵先生之所以群子弟而教之者。皆本之孔曾思孟之書。而孔曾思孟之書。夫豈其有甚高難行之事哉。先生嘗曰。六籍者。經也。四書者。傳也。而傳也者。蓋以傳經之旨而明其義也。擬之六籍。則爲易知矣。又嘗考之釋氏之經。道氏之典。自出一體裁。各立一文字。似若異矣。然而言中曰。

執中。曰守中。曰空中。言一。曰一貫。曰得一。曰歸一。豈其所學之道有不同與。抑亦其立言之或異也。至於言心言性。曰明心見性者。蓋以其空寂之本始也。言之爾。曰修心煉性者。蓋以其修爲以復其初也。言之爾。是皆不可得而異同之也。如其可得而異同之。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爲聖人之大。與夫所謂存心養性。而爲賢人之學者。是亦可得而異同之乎。要之明心見性。

盡心知性。都從所以修之煉之。存之養之。而始其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教人之序也。若孔曾思孟之書。雖曰咸備上達之道矣。而下學之功。則居多焉。此先生之所以倡明三氏。而必以孔曾思孟之書爲教也。夫先生旣以孔曾思孟之書爲教矣。則亦何必旁及於二氏之經邪。殊不知二氏之經。皆所以發明二氏之實學也。而其可與孔曾思孟之書相印證者。先生亦嘗摘集

其要以與諸生言之。則庶乎其能得孔曾
思孟之大義。而不為世儒之所惑也。門人
李章謹跋

四書標摘正義續跋

或問

三教先生倡明三氏。而必以孔曾思孟之書
為教者。非所謂群三氏者流。以歸儒。以宗
孔與。請問何以謂之歸儒。何以謂之宗孔。
標答之曰。二氏者流。皆迷於荒唐枯槁矣。
而不知有三綱四業之大也。儒門者流。雖
知有三綱四業矣。而不知有心身性命之
學也。其曰歸儒者。非他也。蓋欲有以三綱

之四業之。而世間之也。其曰宗孔者非他
也。蓋欲有以心身之。性命之。而出世間之
也。故不三綱。不四業。不可以爲人。不心身。
不性命。不可以爲士。若孔子之論語。曾子
之大學。孟子之七篇。孰不曰世間法矣。而
所謂出世間法者。殆十之二三。至於子思
之中庸。又孰不曰世間法矣。而所謂出世
間法者。殆十之七八。先生嘗謂中庸一書。
乃是孔子親筆。抑或子思錄之以示人與。

然則先生何不以六經爲教也。標復答之
曰。先生非不以六經爲教也。六經之大旨。
而孔曾思孟。旣已傳而明之矣。况六經之
微詞奧義。又惡能得孔曾思孟之大聖大
賢。而悉其微詞。而探其奧義者乎。如有能
悉其微詞。而探其奧義。乃我先生所願見
其人而不可得已。然六經之微詞奧義。亦
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我惟求之我心
之所同然。而以孔曾思孟之書。相爲印證。

是亦足矣。則亦何必悉六經之微詞而探其奧義，以困弊我之精神者乎。此先生之所以設科以度世也。則必以心為宗，而孔曾思孟之書為教者，以此也。門人陳標謹跋。

皇朝經義
卷之四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